

欽定三國志

蜀

卷十九
之五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譔

陳震

董允

陳祗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

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

音鞞

江原長成都

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

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

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

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

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

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

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

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荆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

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

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

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

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

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先主深以爲恨巴復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先主深以爲恨巴復

從交趾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

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

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

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

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

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

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

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

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

而備銳意欲卽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

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

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

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立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

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

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

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

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

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
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
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
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
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
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
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

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謬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閭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謬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

汝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
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
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
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
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
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
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
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
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

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

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

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慨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

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國

與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
轉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慨曰可速言儀延之不
協一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
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樂諸葛
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
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
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
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
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

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

率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
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

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

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

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

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
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
挾數術費祿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祇又以侍
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
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
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
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
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
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
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間